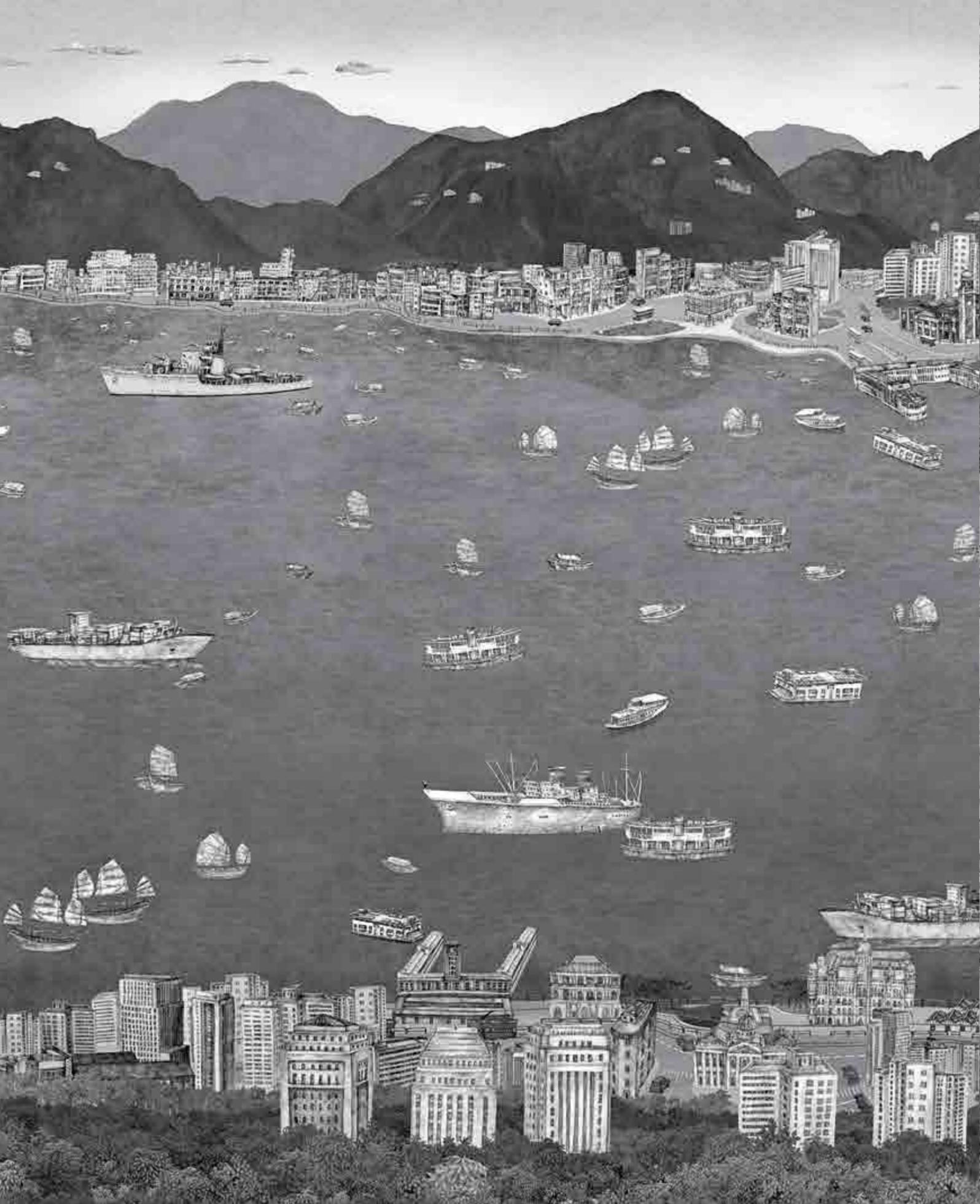




## 盤古初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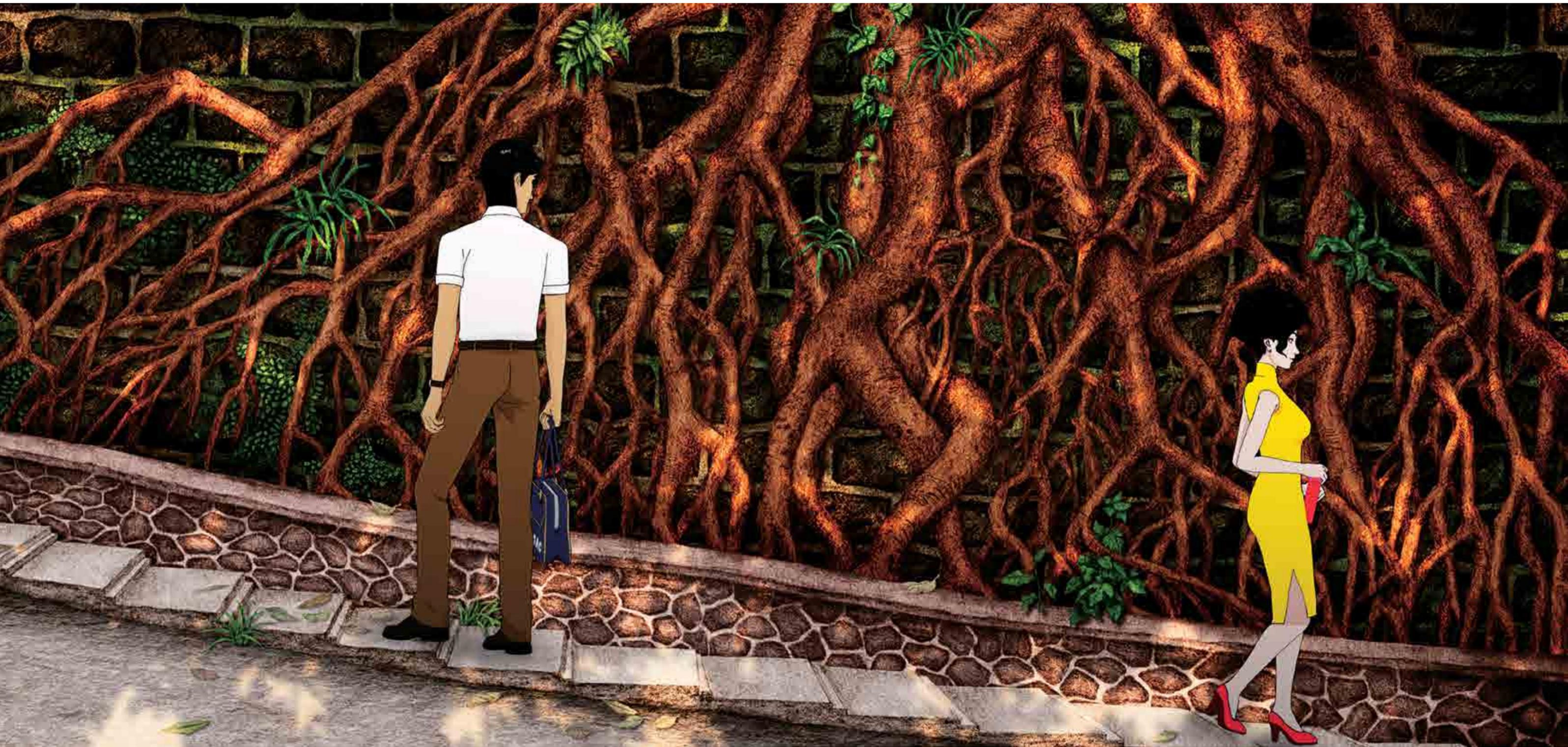
遠在文字還沒有存在之前，就已經有圖畫的紀錄。甲骨上的日月星辰，山洞裏的鳥獸動態，都是我們歷史的一部分。我們開始有了文字和繪畫，就更加可以記錄人類的生活和感情。這種有感情的生活，有一種我們看不到卻又可以提升想像空間的，就是「詩意」。中國字畫常道「詩書畫」三位一體，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動畫師將香港的街景用碳粉鉛筆繪畫在宣紙上，然後再調配最具想像力的色彩，呈現出一個已經消逝，卻又存在於腦海中的美好時光。看似立體，實無透視，既是懷舊，卻又前所未見，迷人至極。











這是一部屬於文字畫面和音樂的電影。故事雖然簡單，但是對愛情的憧憬又是如此絕望，內容更包括了一切的矛盾：上下高低、時尚與懷舊、美女與野獸、傳統和叛逆、聖潔和罪惡、戰爭與和平、東與西、靈與慾……這些元素幻化成萬千張手繪圖片，圖片若能感人，則可醞釀成我心目中的動畫。因為只有動畫，才能表達我華麗後的蒼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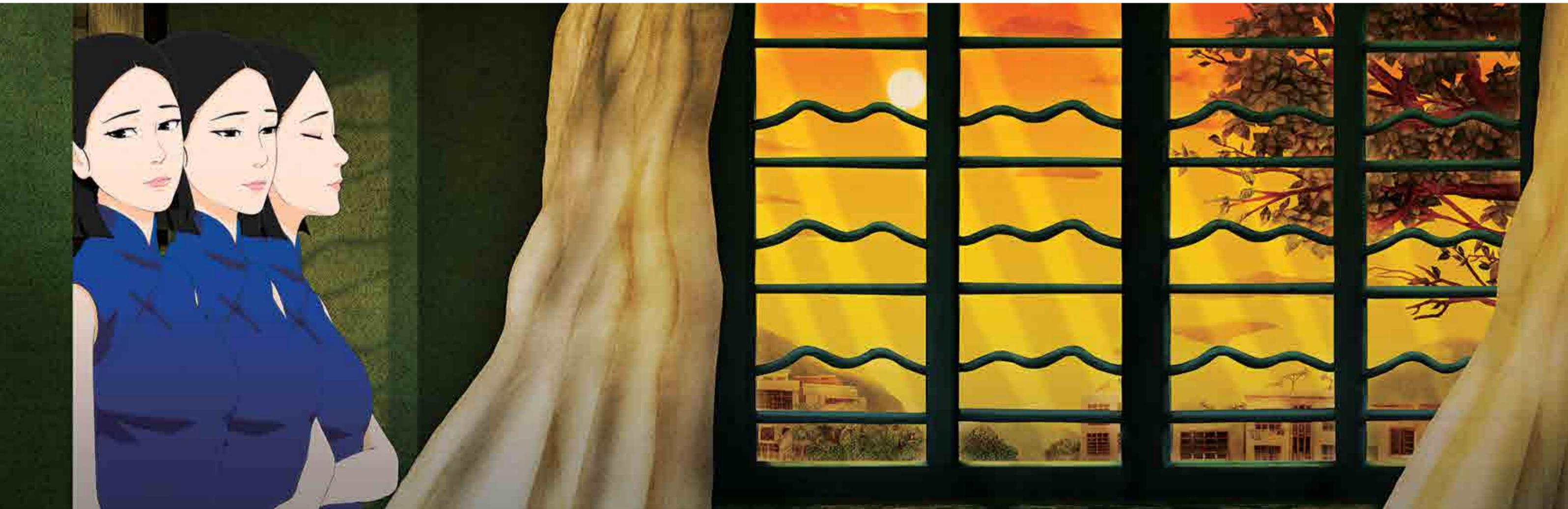
這是寫給香港和電影的一封信。一個屬於昨日今天和明天的故事。一部自由解放的電影。



那曼徹斯特的山頂  
在月光下雲層特別黑白分明  
二人坐在開篷的車中  
感覺空氣中也有音樂



SHINING STAR 最酷的背影 BE SO 我陪着黑暗並行傷疤給我作打扮配置是沒癒合的傷口再次被針刺總是佔多半 NICE NEW TATTOOS 加冕



我黑暗我拚命向四處伸出我的手我早已習慣不會再向誰靠攏不斷尋找發光辦法 SHINING SHOW 夜空中最暗的一顆星 FADING MODE 為什麼

## 環保動畫

電影拍攝確實異常消耗資源。想像中，每秒鐘由二十四幀畫稿拼湊出來的動畫，不單沒有美術服裝搭景拆景演員調度的浪費，或許這些畫稿將來還可以成為藝術。於是突發奇想，踏入了從未接觸過的動畫世界。

二〇一五年暮春，見過臺北電影節的商標預告，黑白剪影亂髮飄揚在空中，鏡頭由遠景直推到超大特寫的瞳仁。哇！意象抽離，空間無限，頗為驚艷。於是央請電影節總監黃鴻端女士介紹，認識了《繼園臺七號》的第一位動畫導演謝文明。

記得在臺北光點戲院觀看謝文明的得獎作品《禮物》，散場後大家鴉雀無聲。姚總監以懷疑的眼光問我，難道這就是你想要的動畫？我微微一笑，心中答覆他的眼光，是的，這動畫裏有我喜歡的「拙」。鉛筆碳粉畫在國畫的宣紙上，那種藕斷絲連的感覺，就是傷逝，就是我要的感覺。這是種孤獨與滄桑，和我一向給人的「華麗」，確實有另外一種背道而馳的突破。

於是我們來到謝文明的北投工作室。明窗淨几，一張檯凳，一部電腦，就是他創作的所有空間。那時他還有另一個創作的伙伴朱晉明，也是只帶了一部電腦，到處走。兩個人就可以開始畫動畫，多麼安靜的感覺。我從來沒有接觸過動畫，更不是動畫的標準影迷。心想，幾個人慢慢地繪畫一部電影，也是一種禪修。初生之犢不怕虎，問好了製作成本，就準備開始工作。

在動畫籌備的開始，一切鏡頭都需要計劃好，長短都要準確，這樣將來就不會浪費功夫。我以往很羨慕希治閣和黑澤明都有厚厚的分鏡頭畫本，像拍廣告那樣，不可出錯。我也曾經嘗試用那種做法去畫分鏡頭，但是從沒超過三、四頁的耐心。因為我對自己的眼睛很自信。一到了拍攝現場，就知道攝影機應該放在哪個位置，應該用幾號鏡頭，燈光怎樣打，路軌如何推。但是動畫不是這樣，必須每一個鏡頭仔細畫出草圖，不能反悔，更需耐性。所以有時我笑着說，拍動畫是上天給我的一個懲罰，要培養我的耐性。

這部影片的分鏡頭劇本完成於二〇一五年。動畫的分鏡腳本基本上就是電影的靈魂，其他的時間和功夫只不過是將這個想像軀殼具體化。時間是最大的敵人，五年是很長的時間，有人說電影是最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你五年前想的，五年之後又可能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我是獨立電影工作者，我沒有害怕。謝文明也是第一次涉足長片，心中自然有點膽怯。但是告訴他，自己實拍影片的經驗也算豐富，編劇導演製片都能上手，大家一起同心合力，只要目標相同，一定會成功。於是再花了些時間把劇本整理好，就可以開工。

雖然是門外漢，但是也知道動畫費功夫又花錢。電影基本上是由每秒二十四格的畫面組成，做動畫就等於每秒鐘要畫二十四張圖片，這樣動作才會柔順。日本的動畫很多是每秒鐘只畫十二格圖片，成本自然可以減半，其實也是視乎導演對動感的要求和觀眾的習慣。